

Lingnan University

##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---

2002-2003

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 
Myth in Literature

---

2003

### 盤瓠神話

魯嘉恩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\\_proj\\_1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1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魯嘉恩. (2003). 盤瓠神話。輯於《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-2003》(頁9-15)。檢自：  
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\\_proj\\_1/10/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1/10/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2-2003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# 盤瓠 — 民族推源圖騰

《盤瓠》內容講述一隻稱為「盤瓠」的犬，為某國大王殺敵，於是大王按承諾將屬於自己的女子嫁與盤瓠，盤瓠就帶女子到山上居住，並且繁衍後裔，漸漸成爲一族人。本文將探討此則神話的內容隨不同版本所產生的變化，以及其顯示出的原始文化與神精。而盤瓠神話流傳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間，盤瓠成爲了這些少數民族的圖騰，本文將解釋圖騰崇拜的特徵，以及這些少數民族對盤瓠崇拜所作相應的風俗習慣。

### 一、內容與版本

盤瓠神話最早記載於東漢學者應劭的記錄中<sup>1</sup>，宋朝羅泌曾說：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，名曰槃瓠，妻帝之女，乃生六男六女，自相夫婦，是爲南蠻。」但應劭流傳下來的《風俗通義》並沒有關記載。晉朝平寶的《搜神記》則詳細地記錄了整段神話，宋朝范曄的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傳》所載的盤瓠神話，基本上跟《搜神記》差不多。《搜神記》對盤瓠神話的記載如下：

高辛氏，有老婦人，居于王宮，得耳疾，歷時，醫為挑治，出頂虫，大如茧。婦人去，后置以瓠篋，覆之以盤，俄爾頂虫乃化為犬。其文五色。因名盤瓠，遂畜之。時戎吳強盛，數侵邊境，遣將征討，不能擒。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，贈金千斤，封邑万户，又賜以少女。后盤瓠銜得一頭，將造王闕。王診視之，即是戎吳。為之奈何？群臣皆曰：「盤瓠是畜，不可官秩，又不可妻。雖有功，無施也。」少女聞之，啟王曰：「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。盤瓠銜首而來，為國除害，此天命使然，豈狗之智力哉。王者重言，伯者重信，不可以女子微軀，而負明約于天下，國之禍也。」王懼而從之。令少女從盤瓠，盤瓠將女上南山，草木茂盛，無人行跡。于是女解去衣裳，為仆豎之結，著獨力之衣，隨盤瓠升山，入谷，止于石室之中。王悲思之，遣往視覓，天輒風雨，岭震，云晦，往者莫至。蓋經三年，產六男，六女。盤瓠死，后自相配偶，因為夫婦。織績木皮，染以草實。好五色衣服，裁制皆有尾形，后母歸，以語王，王遣使迎諸男女，天不復雨。衣服褊褊，言語侏离，飲食蹲踞，好山惡都。王順其意，賜以名山，廣澤，號曰蠻夷。蠻夷者，外痴內黠，安土重舊，以其受异气于天命，故待以不常之律。田作，賈販，無關館，符傳，租稅之賦。有邑，君長皆賜印綬。冠用獺皮，取其游食于水。今即梁漢、巴蜀、武陵、長沙、廬江郡夷是也。用糝，雜魚肉，叩槽而號，以祭盤瓠，其俗至今。

<sup>1</sup> 據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傳》李賢注，見於鍾敬文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，收入《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》（馬昌儀編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299。

故世稱「赤髀，橫裙，盤瓠子孫」。<sup>2</sup>

范曄以後至清朝之間，不少史乘都有記載這篇神話，但基本上只是直錄舊文或刪存骨幹。不過，古書所載的盤瓠神話內容雖大致相同，仍有不少細節上的差異。例如郭璞注《山海經》所錄的盤瓠神話是這樣的：

昔盤瓠殺戎王，高辛以美女妻之。不可以訓，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，得三百里地封之。生男為狗，女為美人。是為狗封之民也。<sup>3</sup>

在這段記錄中，盤瓠的後代「生男為狗，女為美人」的情節，不會在《搜神記》中出現。而根據鍾敬文的考證，干寶《搜神記》的不同版本，對盤瓠神話情節的記載亦稍有不同。它的另一個版本沒有說盤瓠的來歷，只記載牠為辛帝的犬。它詳細記載了盤瓠如何殺掉高辛氏的敵人，而這位敵人也非稱為「戎吳」，而是「房王」<sup>4</sup>。

近年有不少學者到少數民族採集有關盤瓠神話的材料，在當中找出跟《搜神記》內容所載十分相似的民歌，例如畬族流傳的《狗皇歌》就是其中一條資料。《狗皇歌》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當初出朝高辛皇，出來遊戲看田場，皇后耳痛三年在，醫出金蟲三寸長，便置金盤拿來養，一日三時望領大，變成龍狗長二丈，五色花斑盡成行，五色花斑生得好，皇帝聖旨叫金龍，收服番王是僧人，愛討皇帝女結婚，第三宮女生僮願，金鐘內裡去變身，斷定七日變成人，六日皇后開來看，奈是頭未變成人，頭是龍狗身是人，愛討皇帝女結親，皇帝聖旨話難改，開基藍雷祭祖宗，親生三子甚端正，皇帝殿裡去討姓，大子祭張姓祭姓，第二藍裝便姓藍，第三小子正一歲，皇帝殿裡拿名來，雷公雷頭響得好，紙筆記來便姓雷，當初出朝在廣東，親生三子在一宮，招得軍丁為其婦，女婿名字身姓鍾。<sup>5</sup>

在這首民歌中，基本情節跟《搜神記》所載相同，卻多了盤瓠在金鐘內變身成人的情節，並且詳細記錄了盤瓠子孫姓氏的來源，而沒有記載盤瓠帶帝女往山野居住的情節。不過狗變成人形，是使人較易接受的情節；加上歌中出現「廣東」

<sup>2</sup> 《搜神記》單行本卷十四，轉載自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(同1)，頁302-303。

<sup>3</sup> 《山海經廣注》卷十二，轉載自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(同1)，頁303-304。

<sup>4</sup> 見《龍威秘書》本卷三，轉載自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(同1)，頁303。

<sup>5</sup> 轉載自岑家梧：〈盤瓠傳說與瑤畬的圖騰制度〉，收入《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》(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4)，頁541。

這地名，這首民歌極可能是較後期才出現的版本。學者也發現故事在民間不斷變異，發展出很多不同的版本。例如在浙江省南部畬族所流行的說法，「高辛氏」失去了名字，他的危難變成「患爛足疾」，盤瓠也失去名字和身份，只是「一匹狗」，牠幫助皇帝的途徑當然就是治好他的爛足症<sup>6</sup>。瑤畬二族分佈在中國西南部各地，因此故事流傳的版本變化多端，例如皇帝的名字會變成「評王盤護」、「天王」、「北京皇帝」等，盤瓠所立的功績除了「咬死妖王」、「平外患」<sup>7</sup>，有的會變為「尋回失蹤皇女」。盤瓠跟帝女所生的子女數目也各有不同。鍾敬文認為，故事變化成多個不同版本的原因，主要是傳承這個神話的少數民族，後來文化發展到較高的程度，所以對承繼著的傳說作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修改。其次，當這神話由少數民族傳到漢族的時候，漢族人民把自己的社會文化色彩摻進故事裡去。另一個可能，是記錄者自己有意無意的改動。不過，無論這故事怎樣變化，其中有幾個基本故事情節都不變：第一，某首領遭遇某種急難；第二，一隻狗為他完成工作；第三，狗得首俱女子為妻；最後，狗和女子成了某一種族的祖先。

## 二、圖騰崇拜

圖騰是甚麼？研究圖騰對於這字眼的解釋各有不同。何星亮就各學者的定義，分出八類定義。第一類定義由美國民族學者摩爾根及中國學者嚴復等提出，指圖騰是「一個氏族的標誌或圖徽」，象徵著一個氏族。第二類解釋指，圖騰是與群體有血緣親屬關係的有生物或無生物。第三類由中國民族學家楊堃提出，他認為圖騰是「一種動物，或植物或無生物」，部落內各群體把「圖騰作為自己的祖先，並以圖騰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名字」。第四類指圖騰是作為保護神的某種物象。第五類由弗雷澤提出，指圖騰既有「親屬」之意，又有「祖先」之義。第六類指圖騰是作為氏族祖先和守護者的有生身或無生物，弗洛伊德說：「圖騰總是宗族的祖先，同時也是其守護者」。第七類認為圖騰最初是作為氏族的象徵，後來演變為氏族祖先的某種物象。最後一個說法，認為圖騰是作為祖先或與人有某種特殊關係的有生物或無生物。<sup>8</sup>

無論圖騰是哪一個定義，圖騰都是跟氏族群體有密切關係的物象。由於關係密切，圖騰集團對圖騰特別尊崇，便發展出對圖騰的崇拜。根據俄羅斯學者海通的研究，圖騰崇拜內容包括了幾方面：一，相信群體起源於圖騰或與圖騰結合的祖先；二，具有共同的群體圖騰名稱；三，圖騰群體成員相信自己與圖騰存在血緣親屬關係，因而崇敬圖騰，完全或部分地禁止給圖騰物帶來災害；四，相信圖騰群體成員能夠化身為圖騰或圖騰化身為人；五，同一圖騰群體成員之間禁止通

<sup>6</sup> 鍾敬文：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，(同 1)，頁 306。

<sup>7</sup> 同 5，頁 542。

<sup>8</sup> 以上八類定義見於何星亮著：《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》(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91)，頁 11-13。

婚；六，圖騰群體成員要共同舉行與圖騰有關的重要儀式<sup>9</sup>。盤瓠其實就是中國西南部一些少數民族的圖騰，學者一般認為《搜神記》所說盤瓠的後人「蠻夷」，就是今天的瑤族和畬族人。以下將以瑤族、畬族的一些風俗習慣，以至衣飾打扮作為證據，探討盤瓠圖騰的崇拜方式。

首先是姓氏制度。瑤族的《評皇券牒》是記載盤瓠神話的重要資料，當中記載了盤瓠子孫（六男六女）的姓氏，其中「長男隨父姓盤」<sup>10</sup>，而盤姓確實成了瑤族中的第一大姓。在畬族方面，盤（槃）、藍、雷、鍾是他們的四大姓氏<sup>11</sup>，而這四個姓氏也在《狗皇歌》中記載，是盤瓠的三個兒子。可見瑤、畬族人都自認為盤瓠的子孫，而且用以圖騰來命名的方式來表示對圖騰的崇拜。

其次是衣著服飾。《搜神記》中記載盤瓠後人的衣飾是「好五色衣服，裁制皆有尾形」，五色衣服就像盤瓠身體的顏色，有尾形的衣服剪裁明顯地模仿狗的形象。時至今日，瑤族和畬族人的服飾，還留有盤瓠崇拜的痕跡。例如瑤人男女身穿之衣，都有織成五彩花紋的布縫貼其上，仿效盤瓠的五彩毛色。瑤婦不穿褲，下部只以衫覆蓋，就像狗裸露身體。瑤婦的帽有尖角，男子的裹頭巾，將二端懸於兩耳之後，像狗的耳朵；瑤婦腰間所束白布巾的兩端作三角形，懸於兩股上側，像狗的尾巴。畬婦的頭上常戴著布帽竹筒，外面包以紅呢，再嵌上銀邊，竹筒的前後都釘上銀牌，並掛上一串串白珠，也是尊崇圖騰的表徵<sup>12</sup>。

瑤民、畬民的飲食禁忌，也充分表現出他們對圖騰的崇敬。畬族養狗，一般只為了打獵和看家，在本族內普遍禁吃狗肉，一些地方甚至在狗死的時候舉行葬禮<sup>13</sup>。劉錫蕃在《嶺表紀蠻》中曾說：「（瑤族）每值正朔，家人負狗環行爐灶三匝，然後舉家男女向狗膜拜。是日就餐，必扣槽蹲地而食，以為盡禮。」<sup>14</sup>這儀式已不復存在，但部分瑤族人仍忌食狗肉，而且認為狗吃過的食物是「吉兆」，所以吃飯前先敬狗。他們認為，狗先吃肉，六畜興旺，該年的肉價必然好；狗先吃飯，五穀豐收，這年的糧價必好<sup>15</sup>。

儀式、祭典等活動也是圖騰崇拜不可少的元素。畬民十分重視祭祖活動，同祖同姓族人共集祠堂，懸掛祖圖和祖杖，虔誠地瞻仰和祭拜盤瓠王。他們以竹箱置香爐，另有一個紅布袋，內置一木刻龍頭，傳說這木刻龍頭是盤瓠像，俗稱祖

<sup>9</sup> A.E.海通著；何星亮譯：《圖騰崇拜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，1993），頁 39-40。

<sup>10</sup> 轉載自陳斌：〈瑤族盤瓠神話芻議〉，《雲南師範大學學報》，第一期，（1998年2月），頁 18。

<sup>11</sup> 王克旺、雷耀銓、呂錫生：〈關於畬族來源〉，收入《畬族研究論文集》（施聯朱主編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216。

<sup>12</sup> 轉載自岑家梧：〈盤瓠傳說與瑤畬的圖騰制度〉，收入《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》（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544-545。

<sup>13</sup> 鍾中：〈解放前畬族原始社會殘餘初探〉，收入《畬族研究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216。

<sup>14</sup> 同 10，頁 19。

<sup>15</sup> 蒲朝軍、過竹主編：《中國瑤族風土志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 92-94。

杖(又稱「龍頭杖」)，祭祖時要與始祖畫像一起置於堂屋裡<sup>16</sup>。至於瑤族，圍繞龍犬圖騰崇拜的「盤王節」和「盤王」祭祀活動，也是各信仰盤王的瑤族支系最大的宗教活動之一。另外還有「還盤王願」的活動，又叫做「跳盤王」、「調盤王」、「做盤王」或「祖宗願」等，整個活動過程都伴隨著歌舞進行，是集體歌舞娛神的宗教活動<sup>17</sup>。

近代有部分學者認為盤瓠就是盤古，他們提出的理由有四：一，盤古與盤瓠聲音相近；二，盤古和盤瓠傳說的地點都在南方；三，劉錫蕃曾說，瑤族人民奉祀盤古很虔誠，稱之為「盤王」；四，畬民所崇拜的盤瓠畫象裡，盤瓠的頭是龍頭，而盤古就是龍頭蛇身的神<sup>18</sup>。固然，瑤族尊崇盤王乃事實，剛才也曾提到不少有關盤王的宗教活動。然而，盤瓠神話是一個民族推原神話，盤古神話則是一個創世神話，內容相差太遠，兩者的核心是完全不同的<sup>19</sup>。我們不能排除這兩段神話之間有互相影響的關係，但盤瓠未必就等於盤古。

### 三、原始文化及神話反映之精神

盤瓠雖然被神化了，但始終是一隻狗。為何瑤、畬兩族會以狗為圖騰呢？有學者認為原因是原始社會中人與狗的關係十分密切。據說在所有國家裡，最早馴化的動物都是野狗<sup>20</sup>。人類初期的生產活動是漁獵、採集和游牧，狗是人類可靠的助手<sup>21</sup>。另外，劉錫蕃在《嶺表紀蠻》中有兩條資料，對於解釋瑤、畬兩族尊崇狗有很大的幫助：

或謂瑤之始祖，生未旬日，而父母俱亡。其家畜獵犬二，一雌一雄，馴警善伺人意，主人珍愛之。至是，兒飢則雌犬乳兒，獸來則雄犬逐獸。兒有鞠育，竟得生長。娶妻生子，支裔日繁。後人不忘狗德，因而祀奉不替。

或又謂瑤之始祖畜一犬，甚猛鷙。一日臨戰，於陣上為某大酋所執。將殺之，刃舉而犬猛嚙酋。酋出不意，竟死。瑤甚德狗，封之為王；以所愛婢妻之。其後子孫昌大，遂成一族。<sup>22</sup>

這兩條資料，說明少數民族尊狗為圖騰，其中一個原因，是狗曾經救人。古

<sup>16</sup> 侯光、蔣永志：《圖騰崇拜·生殖崇拜：神秘莫測的原始信仰》(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2)，頁 34-35。

<sup>17</sup> 同 15，頁 279, 355。

<sup>18</sup> 袁珂：《中國神話通論》(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)，頁 73, 75。

<sup>19</sup> 蔣明智：〈盤瓠出世：一段圖騰生育神話解讀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，第三期，(2000 年)，頁 15。

<sup>20</sup> 同 19，頁 15。

<sup>21</sup> 同 13，頁 273。

<sup>22</sup> 見劉錫蕃《嶺表紀蠻》第八章「狗王」條，轉載自〈槃瓠神話的考察〉(同 1)，頁 308。

時人類在觀念上還不能把自己和動物嚴格區別，人獸之間差別甚微，動物往往成爲弱小的人類對付自然界的有力幫手<sup>23</sup>。

另外，這段神話的內容顯示其產生於由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的階段。原始人類面對婦女懷孕、生產的過程，感到神奇、驚歎，但又迷惑不解，由於生殖的神秘及其對氏族部落生存的重要性，產生了生殖崇拜。在母系社會，人們只知道生殖跟婦女有關，並不知道男性在生殖上所佔的重要性，因此形成對母體的崇拜。盤瓠的出生，根據《搜神記》所載，是由婦人的耳挑出來的，並沒有男性的參與。盤瓠的誕生沒有男性的蹤影，是因為根本沒認識到男性在兩性關係中的地位。這情形顯示出當時社會「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」的群婚制後期觀念，正是母系氏族母體崇拜的顯著特徵<sup>24</sup>。不過，「高辛皇」在這篇神話中有著父親的影子，說明此時「既知其母，又知其父」的現象開始出現，社會正邁向母系社會晚期對偶婚的階段<sup>25</sup>。

圖騰崇拜一般都禁止同一圖騰群體成員之間通婚，但盤瓠神話中，盤瓠的子女是互相配偶的。其實，這正顯示出人類早期血緣群婚的情況<sup>26</sup>。在原始社會中，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生存和生殖。由於初期一個氏族的人口不多，一個群體要獲得更多生產力，惟有依靠同一氏族內的男女不斷生殖，即使是同屬一個圖騰集團也不例外。因此，盤瓠神話中兄弟姊妹自相夫妻，並不存在與道德的抵牾。只是後來人的認識能力提高，才意識到近親血流對人類體質的影響，從而禁止同族的人通婚。

盤瓠神話除反映出當時的原始社會痕跡外，這段神話本身帶有一種讚揚勇氣、智慧的精神。神話的主角是盤瓠，在高辛皇煩惱於外敵多次犯境的情況下，牠獨能應募奮往殺敵，銜著敵人主將的頭往主人跟前，這是牠的「勇」<sup>27</sup>。在《搜神記》另一版本中，盤瓠應募後先接近房王身邊討其喜悅，然後趁房王醉酒時咬下其首級，這是牠的「智」<sup>28</sup>。因為盤瓠智勇雙全，非等同一般的畜牲，加上盤瓠的出生本來就不平凡，所以牠的形象和勇猛並不會令人感到不協調，反倒增添牠的英雄感。因此，高辛氏遵守承諾將少女嫁給盤瓠，也不會引起讀者的反感。

另外，那位嫁給盤瓠的高辛氏少女也是另一個智勇雙全的人物形象。當群臣都反對高辛皇恪守信諾，她力排眾議，勸諫高辛氏說：「王者重言，伯者重信」，可見她深明大義。她知道盤瓠有能力殺敵護國，也可以反過來禍於國家，所以犧牲自己去匹配盤瓠，顯示出她的勇氣。她隨盤瓠到南山時，主動「解去衣裳，爲

---

<sup>23</sup> 同 10，頁 15。

<sup>24</sup> 同 18，頁 13。

<sup>25</sup> 何穎：〈盤瓠與生殖崇拜原型〉，收入《瑤族研究專輯》（謝劍、張有雋編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，1994），頁 79。

<sup>26</sup> 同 10，頁 15。

<sup>27</sup> 袁珂：《古神話選釋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1979），頁 222。

<sup>28</sup> 同上，頁 222。

仆豎之結，著獨力之衣」，可見她有過人的適應能力。因此，袁珂認為她也跟盤瓠一樣智勇兼全，甚至認為她是「一個民族所歌頌的英雄母親的形象」<sup>29</sup>。不過高辛氏少女這種大義凜然的表現，恐怕不是這則神話最原始的面貌，而是受到後世或漢族的道德禮教影響下的變化。

#### 四、總結

盤瓠雖然非主流的神話，沒有廣泛流傳於中原地區，但是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，尤其是瑤族和畬族的影響極大。瑤、畬兩族對盤瓠的崇拜，都反映於其宗族姓氏、生活習慣及衣服飾物之上。而盤瓠神話所反映的原始社會面貌，也是學者所值得研究的內容。即使撇除這則神話對歷史文化的重要性，神話本身曲折的情節、所反映的精神，也是十分精采的。

#### 參考資料

1. A.E.海通著；何星亮譯《圖騰崇拜》上海：上海文藝，1993。
2. 侯光、蔣永志《圖騰崇拜·生殖崇拜：神秘莫測的原始信仰》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2。
3. 何星亮《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》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91。
4. 馬昌儀編《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》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4。
5. 蒲朝軍、過竹主編《中國瑤族風土志》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。
6. 施聯朱主編《畬族研究論文集》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87。
7. 袁珂《中國神話通論》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。
8. 袁珂《古神話選釋》北京：人民文學，1979。
9. 陳斌〈瑤族盤瓠神話芻議〉，《雲南師範大學學報》，第一期，(1998年2月)，頁14-19。
10. 蔣明智〈盤瓠出世：一段圖騰生育神話解讀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，第三期，(2000年)，頁11-16。
11. 何穎〈盤瓠與生殖崇拜原型〉，《瑤族研究專輯》(謝劍、張有雋編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，1994)，頁77-86。

---

<sup>29</sup> 同上，頁224。